

钢铁洪流



上海文艺丛刊

钢铁洪流

(电影、话剧剧本专辑)

上海文艺丛刊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钢 铁 洪 流

(上海文艺丛刊·电影、话剧剧本专辑)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, 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0 字数 229,000

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264 定价: 0.69元

编 者 的 话

本专辑发表的作品由上海市文化局、电影局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、儿童艺术剧院、上海电影制片厂供稿。它们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可喜成果。

这些作品有的已经上演，有的正在拍摄，也有的还只是征求意见稿，欢迎读者提出意见，以便创作和演出、拍摄单位作进一步修改。

目 录

· 话 剧 剧 本 ·

- 钢铁洪流**(七场话剧,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演出本)
.....上海儿童艺术剧院
《钢铁洪流》创作组 (1)
- 第二个春天**(六场话剧,一九七三年修改本).....刘 川 (80)
- 附插曲:《飞吧,海鹰!》.....刘 川词
朱晓谷曲 (157)
- 一分之争**(独幕儿童剧).....上海市第二中学
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集体创作 (159)

·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·

- 渡江侦察记**(一九七三年修改本)
.....上 海 电 影 制 片 厂
重拍《渡江侦察记》创作组 (186)
- 赤脚医生**(征求意见稿).....上海电影制片厂
《赤脚医生》创作组 (251)



钢铁洪流

上海儿童艺术剧院
《钢铁洪流》创作组

人 物

- 赵四海——男，三十多岁，炉长，共产党员。
王 坚——男，五十岁左右，党委书记。
老 田——男，六十多岁，退休炼钢工，共产党员。
陈有根——男，三十多岁，副炉长，共产党员。
唐 华——女，二十多岁，技术员，共青团员。
小 高——男，二十岁，赵四海的徒弟，共青团员。
小 江——男，二十多岁，炉前工。
大 成——男，二十多岁，炉前工。
小 严——男，二十多岁，炉前工。
赵 母——女，六十多岁，赵四海的母亲。
老 张——男，四十多岁，砌炉工。
刘大姐——女，三十多岁，料场工。
白显舟——男，五十多岁，厂长，党委委员。

李 虹——女，二十余岁，化验员。

晓 明——女，二十余岁，化验员。

工人。

应家培——男，四十多岁，值班主任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。

第 一 场

时 间 1962 年夏天。

地 点 上海某钢厂炼钢炉前。

〔幕启时，赵四海炼钢小组的工人们正在副炉长陈

有根率领下，龙腾虎跃，奋战炉前。

陈有根 好，歇会儿。

〔炉前工放下铲子，喝水，擦汗。

大 成 副炉长，一会儿这炉钢一放，咱们第二季度生产指标就提前完成了！

小 严 嘿嘿，要不然咱们怎么叫红旗小组呢！

陈有根 小严，别骄傲。

小 严 有根师傅，这不是骄傲，是自豪。

陈有根 别忘了，咱们是在毛主席视察过的光荣炉上干活，心里要时刻记住毛主席的话，好好干哪。

小 严 对。

陈有根 我估计新任务马上就要下达，咱们还得加把劲。我去看看炉顶水箱。

大 成 有根师傅，三个水箱都检查过了，很正常。

陈有根 可别大意呀，水箱是炉子的要害，可不能出毛病啊。

〔陈有根上炉顶。〕

小 江 赵师傅到厂部开会去了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

小 严 是呀，小高去探听消息也不见他的影儿。

大 成 过去的任务都是车间布置的，可是这一回，厂部直接把炉长叫去开订货会，我看肯定有重要任务。

〔赵四海的徒弟小高手拿一份报纸跑上。〕

小 高 陈师傅，陈师傅！

小 江 小高，赵师傅把任务抢回来了？

小 高 没有。

大 成 让人家抢走了？

小 高 也没有。

小 江 那你回来干什么？

大 成 冒失鬼！

小 高 （举起手中报纸）报纸，报纸！刚才会上念了今天的报纸，赵师傅听了特地让我送回来，给大伙看看。

陈有根 （拿过报纸，念）“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，在国际反华声中蠢蠢欲动，妄想反攻大陆”！

大 成 简直是做梦！

小 江 哼，这条癞皮狗也“汪汪”叫起来了！

小 高 不光是叫，还有行动。他们还派遣了飞机、舰艇，骚扰我们的渔场，抢劫我们的渔船，还打伤了好几个渔民兄弟。多亏英勇的人民海军出动了，才打得他们狼狈逃窜。

小 严 是得狠狠地捶它几锤！

陈有根 这帮该死的强盗，过去欠人民的血债还没还清，现在又想作恶，咱们决不能饶他！同志们，咱们一定要多炼钢，炼好钢，狠狠打击这帮狗强盗！

众 对!

小 高 今天的会就跟这个有关系。(神秘地)你们知道都有哪些人参加了?

小 江 那还用问,炉长,厂长呗。

小 高 还有首长。

众 首长! 什么首长?

小 高 黑皮鞋,灰军装,红旗领章两边挂,红星帽徽戴头上。

众 (惊喜)解放军!

小 江 海军!

小 高 对!

大 成 (做了个水里游的手势)好,这次任务准是下海的。

小 高 对了!

陈有根 小高,快去看看四海回来没有。

小 高 噢。(欲下,见厂长)你们看,白厂长来了!

〔白显舟上。

小 高 白厂长,我师傅呢?

白显舟 他没有回来?

小 高 不是跟您在一起开会的吗?

白显舟 是呀,会一散,我就招呼他留一下,可一转眼就不见了。

我还以为他先回来了呢。小高,快去找一下。

小 高 好。(急下)

众 (七嘴八舌地)厂长,海军同志的任务接下来了?

白显舟 嗨,你们的消息真灵通啊。

陈有根 这是全厂的大事,怎么能不关心呢。

白显舟 同志们放心,上级已经把任务给我们厂了。

大 成
小 严 (同时地)给我们厂了,那您是交任务来的?

白显舟 交任务？首先是交困难。这是要造舰艇的新钢种，咱们可从来没炼过啊！

大 成 要硬，要高强度是不是？

白显舟 要硬，又要软。

小 江 要硬又要软，那是什么钢？

陈有根 这叫强度高、韧性好，矛盾得很哪。

白显舟 不仅如此，还要防腐蚀，防磁性。

大 成 还要防磁性！

小 严 真不简单！

白显舟 所以一句话，难哪！特别是目前炼这种钢需要的进口合金很紧张，连设计什么方案都有很大的困难，加上谭总工程师又在太湖养病，我们就更难办了。

众 那怎么办？

陈有根 等四海来好好合计合计。

小 高 (飞奔上)白厂长，白厂长，我师傅回来了！

众 赵师傅回来了？

小 高 (把陈拉到一边)陈师傅，过去我师傅抢了任务回来，总是有说有笑的，可今天不知怎么，一声也不吭。

[赵四海脸色严峻，手中拿着一个纸包上。

白显舟 四海，你到哪儿去了？

赵四海 我找那位海军首长去了。

白显舟 (顿时会意地)你把它要来了？

赵四海 是啊，我想给大伙看看。

白显舟 好。

赵四海 (严肃地)同志们，来，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(打开包，取出一块钢板)

众 钢！

赵四海 (点头)这是从一艘舰艇的部件上割下来的。

陈有根 (仔细察看)钢倒是挺高级的,不过是块废料。瞧,这么长一道裂缝。

众 赵师傅,这是怎么回事?

赵四海 (恳切地)白厂长,还是您给大伙说说吧。

白显舟 (严肃地)同志们,这是来订货的海军同志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。前不久,他们在完成了战斗值勤任务以后,胜利返航中,突然舰艇的一个部件发生了故障,控制失灵,他们在远离大陆的海面上,冒着狂风恶浪,东西飘泊,眼看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。我们英勇的海军战士,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,为了战友们生命安全,个个争先舍己,奋勇抢救。最后舰艇总算回港了,但是有的同志却负了重伤!

赵四海 同志们想一想,我们解放军亲人没有伤在敌人的子弹下,却伤在这可恨的零件上。

小 江 这是什么零件?

陈有根 简直是暗藏的敌人!

赵四海 这就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给我们的所谓“援助”!

小 严 这伙强盗!

小 江 完全和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!

大 成 简直是叛徒!

小 高 可恨!

赵四海 更可恨的是,他们现在突然撕毁合同,停止供应我们舰艇上的一切部件,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最近竟公开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胡说什么,以后他们再也不给中国部件,也不给中国钢材,说中国人民是炼不出这种钢,也造不出这种部件的,几个月之后,中国的舰艇出海

的回不来，进港的出不去，统统要变成旱鸭子！

小 江 这是在给帝国主义打暗号，给蒋介石送情报！

小 高 妄想联合起来搞垮我们呀！

陈有根 (拿起钢板，激动地) 厂长，把这块破钢留在我们炉子上吧。看着它，就想起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，看着它，就知道我们炼的不是普通钢，而是争气钢！

大 成 看着它，就是跳到炉子里，也要把争气钢拿到手！

白显舟 同志们，这可是场硬仗呀。

赵四海 这是一场硬仗。困难确实不小。同志们，我在想，解放军没有这种钢，国防建设没有这种钢，这才是最大的困难。现在党和人民急需这种钢，咱们不把它炼出来，还叫什么炼钢工人？白厂长，同志们说得好，就是跳到炉子里，也要把争气钢拿到手！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。

众 对，交给我们吧。

白显舟 好。同志们决心这么大，我也有信心了。炉子上先作好充分准备。这个任务是咱们全厂的大事，一定千方百计完成它。

赵四海 我们保证打好这一仗！

众 对！

赵四海 打钟，准备放钢！

〔钟声响，众纷纷往炉后走去。〕

白显舟 四海，这任务就算下达了。你冷静地考虑一下，还有什么具体困难？

赵四海 操作上会有些困难，不过我们打算加强技术练兵来解决它，我们决不打无准备之仗。

白显舟 你们有把握就好，看来下面的关键就在方案设计上了。

〔技术员唐华手拿决心书急上。〕

唐 华 白厂长，新任务下达了？

白显舟 唐技术员，这回可真是攻尖端呀，有信心吗？

唐 华 （交上决心书）有。技术科让我向党委、厂部请战哩！

白显舟 好。目前谭总工程师还在生病，许多技术方面的问题，你们可要起主导作用啊。

唐 华 我们研究过了，首先遇到的是原材料问题。从文献资料来看，进口合金元素的需要量很大，可是我们的库存已经没有了。

白显舟 可以进口嘛。

赵四海 进口？白厂长，眼下修正主义正在刁难我们，今天他们能卡我们的钢材，明天他们就能卡我们的合金。

白显舟 军工任务嘛，情况特殊，我想上级一定会想办法给我们弄到合金的。对，我现在就去打报告。（要走）

赵四海 （激动，响亮地）不用打报告了。

白显舟 （诧异地）四海，怎么？

赵四海 我们能不能不用进口合金元素炼出争气钢来？

白显舟
唐 华 （同时惊疑地）不用进口合金元素？

赵四海 （坚定地）对，用国产合金元素 8 号、11 号、15 号！

〔白显舟楞住了。〕

唐 华 赵师傅……（得到启发地）对呀，白厂长，这些合金元素具有进口合金的同样性能。

白显舟 这几种元素熔点高，性能极不稳定。

赵四海 大跃进的时候，我师傅作过试验，摸到过一些它的脾气。

白显舟 你师傅？他不是已经退休了？再说当时也出过几炉废

钢呀。

赵四海 是出过几炉废钢，不过也有一炉的性能几乎接近了进口合金。

白显舟 我记得谭总工程师对这种合金元素早就有过定评，说它象一匹野马，很难驾驭呀。

赵四海 白厂长，进口合金元素的性能也不是一开始就稳定的，因为我们跟它交道打多了，掌握了它的规律，它才乖乖地听我们指挥了。说国产合金象匹野马，白厂长，只要给它创造一定的条件，掌握了它的规律，这匹野马我们是能够驾驭的！

唐 华 （被赵的热情鼓舞）白厂长，我看应该闯一闯。

白显舟 闯一定要闯，问题是怎么闯？唐华，要设计一个钢种，在国外少则七、八年，多则十几年，我们现在……

唐 华 （热情地）我们现在可以大跃进。

赵四海 厂长，你忘了，五八年咱们是怎么攻方案的，怎么创造奇迹的？

白显舟 反正搞方案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这样吧，咱们双管齐下，你们先在思想上作好准备，我马上跟太湖联系，请谭总工程师尽快地把方案设计出来。不过，你们千万不要盲动，一切等他的意见来了再说。

〔白下。赵、唐目送。〕

唐 华 （热情地）赵师傅，关于用国产合金元素的问题，我们再和技术科同志谈谈，咱们一块试。

赵四海 太好了，放了钢咱们开个诸葛亮会，唐技术员，请你也来参加。

唐 华 好。

〔炉前工情绪高昂地持决心书上。〕

众 赵师傅，赵师傅。
小 江 决心书写好了。
[众猛然打开，亮出十个醒目的大字。
众 (念标题)“炼出争气钢，打击帝修反!”
赵四海 (命令地)好，贴出去!

——幕急闭——

第 二 场

时 间 半个月之后。黄昏。

地 点 工人休息室门前。

[远处，高耸入云的烟囱上，写着醒目的标语：“独立自主，自力更生。”

[近处，绿树成荫，屋前凉棚下有石凳、石桌、茶桶等物，是专供工人休息的一个安静场所，除了树上知了高高低低地叫声外，没有任何嘈杂声。

[幕启时，只有小高一人坐在窗下，捧着一本书专心在读。知了声越来越响，小高烦起来，冲着树上嘟囔着。

小 高 吵，吵，烦死了，我师傅好不容易刚睡一会儿，你们吵什么？

[知了好像是故意和小高作对，叫声更起劲，小高拾起一块石子，向树上扔去，“吱……”地一声，一个知了飞走了。小高很满意，又拾了一块石子。

小 高 我叫你再吵！（又要扔）
〔只听见一个老人宏亮的声音，边说边上。这是已经退休的赵四海的师傅老田。〕

老 田 唉，小同志，可不能乱扔石头，打着人脑袋怎么办？哈哈！

小 高 老同志，您轻一点，里面有人睡觉。

老 田 对，对，轻一点。（向室内走去）

小 高 （拦住）老同志，您现在可不能进去。

老 田 我想找个人。

小 高 找谁？

老 田 赵四海。

小 高 （急拉老田到石凳边）实在对不起，他呀，为了搞争气钢的方案，好几天没合眼了，刚睡一会儿，您……（为难地）您等一会再来找他好不好？

老 田 那……我就坐在这儿等好吗？

小 高 好！（倒茶）老同志，您先喝口茶。（突然有所发现）哎！我好象在哪儿见过您。（思索）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

老 田 我可没见过你，你是新来的吧？

小 高 来了一年多了，（自豪地）赵四海就是我师傅。

老 田 （欣喜地打量小高）噢，你师傅他好吗？

小 高 好，可好了。他是全厂的红旗手。老同志，您找他有什么事？跟我说也一样，我是他徒弟嘛，差不多的事我全知道。

老 田 你全知道？哈哈……

小 高 嘘——（指指窗户）您轻一点。

老 田 好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
小 高 我姓高，师傅们都叫我小高。

老 田 小高，听说你们要炼一种钢，叫“争气钢”，是用咱们本国的合金元素？

小 高 对呀，我师傅就是为了这，整整忙了半个多月了。不算调查访问，光参考书，就看了这么一大箩。（比划着）

老 田 他一个人搞？

小 高 不，和技术员唐华同志，还有我们全组师傅们。告诉您吧，在我师傅带动下，各车间、各科室都动起来了。连家属、退休老工人都来支援我们呢。

老 田 好呀！五八年我们就是这么干的。

小 高 嗯，我师傅还给他退了休的师傅写了一封信，因为过去我师傅的师傅就试过这种合金元素。

老 田 （满意地）好啊，只要大伙动起来，咱们钢铁工人多年的心愿，一定能实现。

小 高 可惜还有个难关没攻下来，我师傅的师傅回信也不来，我师傅可惦记了，要不是因为工作忙离不开，早就跑到乡下去找他了。

老 田 噢，还有个难关攻不下？（边说边走到窗前，想去探望四海）

小 高 （拦住）老同志，您再坐一会儿。（解释地）我师傅别的都好，就是不爱惜身体，所以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，给他下了个命令，非叫他睡几个钟头不可。

老 田 你们的命令他肯听？

小 高 不听不行。我在这儿站岗，他想跑也跑不掉。你听听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准是一倒下就睡着了。我就是那样。（高兴地再到窗口听听里面的动静。）
〔四海手拿一卷数据资料，兴冲冲地上。〕

老 田 四海！